

斯大林

馬克思主义和語言学問題

人民出版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斯大林

馬克思主义和
語言学問題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И. СТАЛИН
МАРКСИЗМ И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斯大林
馬克思主义和語言学問題

李立三、曹葆华、齐望曙、毛岸青譯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編譯局校
列 寧 斯大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 号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16}$ · 印張 3 $\frac{3}{4}$ · 字数 32,000

196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64 年 5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号 1001 · 601 定价(五) 0.40 元

目 录

論語言学中的馬克思主义.....	1
論語言学的几个問題.....	30
答同志們.....	38
譯者注釋	51

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¹

論語言學中的馬克思主義

有一部分青年同志要求我在報刊上就語言學問題，特別是就語言學中的馬克思主義發表我的意見。我不是語言學家，當然不能完全滿足這些同志。至於語言學中的馬克思主義，也和其他社會科學中的馬克思主義一樣，同我是有直接關係的。因此我同意回答這些同志所提出的幾個問題。

問：說語言是基礎的上層建築，是否正確？

答：不，不正確。

基礎是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社會經濟制度。上層建築是社會的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以及同這些觀點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等設施^①。

任何基礎都有同它相適應的自己的上層建築。封建制度的基礎有自己的上層建築，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觀點，以及同這些觀點相適應的設施；資本主義的基礎有自己的上層建築；社會主義的基礎也有自己的上層建築。如

^① 原文為 «учреждение»，系指和一定的理論觀點相適應的組織和機構。——校者注

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末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拿俄国社会和俄语做例子来说吧。最近 30 年来，在俄国消灭了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与此相适应，消灭了资本主义基础的上层建筑，创立了同社会主义基础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这就是说，旧的政治、法律等设施已经被新的社会主义设施代替了。但是尽管如此，俄语在基本上还是同十月革命以前一样。

在这个时期中，俄语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俄语的词汇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这就是说，由于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出现了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新的社会观点、新的道德以及由于技术和科学的发展，补充了一大批新的词和语；许多词和语获得了新的含意而改变了意思；若干陈旧的词从词汇中消失了。至于构成语言基础的俄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那末它们在资本主义基础消灭后，不仅没有被消灭和被新的基本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所代替，相反地，却完全保留了下来，没有任何重大的变化，而且正是作为现代俄语的基础保留了下来。

其次，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

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只要上层建筑拒绝履行这种服务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转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转到对各个阶级同等看待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不再成为上层建筑了。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语言不是某一个社会内部这种或那种基础，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创造出来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因此，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的服务作用，不是为一个阶级服务，损害另一些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为社会各阶级服务。这也就说明，语言可以一视同仁地既为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

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既为旧基础服务，也为新基础服务；既为剥削者服务，也为被剥削者服务。

誰都知道这样的事实：俄語为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資本主义和俄国的資产階級文化服务得很好，現在为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同样服务得很好。

关于乌克兰語、白俄罗斯語、烏茲別克語、哈薩克語、格魯吉亞語、阿尔明尼亞語、爱沙尼亞語、拉脫維亞語、立陶宛語、莫尔达維亞語、韃靼語、阿捷尔拜疆語、巴什基里亞語、土尔克明尼亞語以及苏联其他民族的語言²，都应该說也是这样的，它們为这些民族的旧的資产階級制度服务得很好，为这些民族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样服务得很好。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語言的存在和語言的創造就是要作为人們交际的工具为整个社会服务，就是要語言成为社会全体成員的共同的东西，成为社会的統一的东西，为社会全体成員服务，不管他們的階級地位如何。語言一离开这个全民立場，一站到偏爱和支持某一社会集团而損害其他社会集团的立場，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就会不再是人們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就会变成某一社会集团的同行語³而退化下去，以致使自己消失。

就这方面來說，語言和上层建筑有原則上的不同，但和生产工具，比如說，和机器却没有区别，生产工具和語

言一样,对各级是一視同仁的,既可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再次,上层建筑是某一經濟基础存在和活动的时代的产物。因此上层建筑的生命是不长久的,它是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而消失。

而語言則相反,它是若干时代的产物,在这些时代中,它形成起来、丰富起来、发展起来、精炼起来。所以語言比任何基础、任何上层建筑都生存得长久得多。这正說明,不仅是一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而且好几个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也不致会在历史上消灭一种語言,消灭一种語言的結構,产生具有新的詞汇和新的語法构造的新的語言。

从普希金逝世以来,已經有 100 多年了。在这个时期內,俄国曾消灭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并产生了第三个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說,已經消灭了两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并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及其新的上层建筑。但是,如果以俄語为例,那末它在这个长时期內,并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并且現代俄語按照它的結構來說,是同普希金的語言很少有差別的。

在这个时期內,俄語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在这个时期內,俄語大大地增加了詞汇;有很大一批陈旧的詞从詞汇中消失了;有很大一批詞的意思改变了;語言的語法构造改进了。至于普希金的語言結構及其語法构造和基

本詞匯，實際上完全保存下來了，成為現代俄語的基礎。

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在每次革命之後，把現有的語言結構及其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匯都像對待上層建築一樣消滅掉，並以新的來代替，的確又有什么必要呢？譬如：把“水”、“地”、“山”、“森林”、“魚”、“人”、“走路”、“作事”、“生產”、“做生意”等等不叫做水、地、山等等，而叫做旁的名稱，又有什么必要呢？把語言中的詞的變化和語句中的詞的組合，不按照現存語法而按照完全另一種語法來進行，又有什么必要呢？這樣的語言改革對於革命有什麼益處呢？沒有特別必要的時候，歷史是決不會作什麼重大的改革的。試問，如果證明現有的語言及其結構在基本上完全適用於滿足新制度的需要，那末這樣的語言改革有什麼必要呢？消滅舊的上層建築並且用新的上層建築來代替它，可能而且需要在幾年中完成，以便使社會生產力有發展的天地，但是要在幾年中消滅現有的語言，並創立新的語言來代替它，那不是會在社会生活中造成無政府狀態並使社會受到崩潰的威脅嗎？除了像唐·吉訶德⁴之類的人以外，誰會提出這樣的任務呢？

最後，上層建築和語言還有一個根本區別。上層建築同生產、同人的生產活動沒有直接聯繫。上層建築是通過經濟的中介、通過基礎的中介同生產僅僅有間接的聯繫。因此上層建築反映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變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礎變化以後，通過生產變化

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这就是說，上层建筑活动的范围是狭窄的和有限的。

而語言則相反，它是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的，不仅同生产活动，而且同人的工作的一切領域（从生产到基础、从基础到上层建筑）中的任何其他活动都有直接联系，因此語言反映生产的变化，是立刻、直接反映的，并不等待基础的改变，所以語言的活动范围是包括人的活动的各个領域，它比上层建筑的活动范围要广泛得多、方面也得多，不仅如此，它的活动范围几乎是无限的。

这就首先說明，語言，主要是它的詞汇，是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要求語言用进行这些工作所必需的新詞、新語来充实它的詞汇。語言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的詞充实自己的詞汇，并改进自己的語法构造。

总括說来：

（一）馬克思主义者不能认为語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

（二）把語言同上层建筑混为一談，就是犯了严重的錯誤。

問：有人說，語言从来就是并且現在还是階級的語言；对社会共同的統一的語言、非階級的語言、全民的語言是不存在的。这种說法是否正确呢？

答：不，不正确。

不难了解，在沒有階級的社会中，根本談不到階級的語言。原始公社氏族制度是沒有階級的，因此当然不可能有階級的語言，那时語言對人們的整个集体是共同的、統一的。有人反駁說，对任何人类集体，包括原始公社集体在內，都应当了解为階級，这种說法算不得什么反駁，而是玩弄詞句，是不值得一駁的。

至于語言的发展，从氏族語言到部落語言，从部落語言到〔資本主义以前的〕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①語言，从〔資本主义以前的〕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語言到〔資本主义时期的〕民族(нация)^②語言，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作为人們在社会中交际工具的語言，对社会是統一的、共同的，它同样地为社会一切成員服务，而不管他們的社会地位如何。

这里我指的并不是奴隶时代和中世紀时代的帝国，例如，居魯士和亚历山大大帝、凱撒和查理大帝等⁵所建立的帝国，这些帝国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础，而是暫時的、不巩固的軍事行政的联合。这些帝国不仅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对整个帝国統一的、为帝国一切成員都懂得的語言。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語

① 原文为«народность»，系指資本主义以前的人們共同体，以往曾譯为“部族”，現改譯为“民族”。——校者注

② 原文为«нация»，系指資本主义时期的人們共同体。——校者注

言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集合体。因此,我指的不是这些帝国和类似的帝国,而是組成这些帝国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是各有自己的經濟基础,各有自己早已形成的語言的。历史表明: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語言不是階級的,而是全民的,是每个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共同的,是大家都懂得的。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方言、土語,但是部落或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統一的和共同的語言却占着統治地位,并使这些方言、土語服从自己。

往后,随着資本主义的出現、封建割据的消灭和民族市場的形成,「資本主义以前的」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就发展成为「資本主义时期的」民族(нация),而「資本主义以前的」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語言也就发展成为「資本主义时期的」民族(нация)的語言。历史表明:民族語言不是階級的,而是全民的,对每个民族的成員是共同的、对整个民族是統一的。

上面已經說过:語言作为人們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同样地为社会一切階級服务,在这一方面表现出語言对各个階級是一視同仁的。但是人們、各社会集团、各階級对于語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他們极力利用語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把自己的特殊詞汇、特殊術語、特殊用語,强加到語言中去。在这一方面,那些脫离人民并且仇視人

民的有产階級上层，如貴族、資產階級上层分子表現得特別明显。他們創造“階級的”習慣語、同行語、沙龙“語言”⁶。在書刊中常常把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錯誤地說成是語言：有“貴族語言”、“資產階級語言”，有對立的“無產階級語言”、“農民語言”。很奇怪的是，我們有些同志竟根據這一點得出結論，說什麼民族語言是虛構，只有階級語言才是實際存在的。

我想再沒有比這種結論更錯誤的了。能不能把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看作語言呢？絕對不能。其所以不能，第一、因為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沒有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匯，而要从民族語言中去借用。其所以不能，第二、因為習慣語和同行語只是在某一階級上层分子的狹窄範圍中通用，完全不適用於作為整個社會中人們交際的工具。在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中到底有些什麼呢？其中有的只是一些反映貴族或資產階級上层分子特殊趣味的特別的詞，一些拋去了民族語言中“粗魯”用語和短語的特別風雅客氣的用語和短語以及若干外來語。然而基本的詞，即絕大多數的詞和語法構造還是從全民的民族語言中拿來的。因此習慣語和同行語只是全民的民族語言的支派，沒有任何語言的獨立性，而且是注定不能發展的。如果以為習慣語和同行語能夠發展成為獨立的語言，能夠排擠民族語言並代替民族語言，這就是喪失歷史前途，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有人援引馬克思，引証他的“圣麦克斯”⁷一文，那里有一处說到資產者有“自己的語言”，这个語言“是資產階級的產物”^①，这种語言浸透了重商主义和生意經的精神。有些同志想用这个引文来証明，好像馬克思是主張語言的“階級性”的，好像馬克思否定了統一的民族語言的存在。如果这些同志能客觀論事的話，他們就应当从同一篇文章中引証另一句話，馬克思在談到統一的民族語言形成道路的問題時說：“方言⁸經過經濟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統一的民族語言。”^②

可見馬克思承認必須有**統一的民族語言**作为高級形式，作为低級形式的方言則服从于高級形式。

那末，馬克思所說資產者的語言“是資產階級的產物”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馬克思是否認為这种語言和具有自己特殊結構的民族語言是同樣的語言呢？馬克思能不能把它看成这样的語言呢？當然不能。馬克思只是想說：資產者拿自己的生意人的慣用語玷污了統一的民族語言，這就是說，資產者有他的生意人的同行語。

可見，这些同志曲解了馬克思的立場。他們曲解了它，是因為他們不是以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去引証馬克思，而是以不深入問題實質的書呆子的習氣去引証馬克思。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255頁。——校者注

② 同上書，第500頁。——校者注

有人援引恩格斯，引证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⁹一书中的话：“……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①。有些同志根据这一句话就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否认全民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他主张语言的“阶级性”。其实恩格斯在这里不是说语言而是说习惯语，他完全懂得，习惯语是民族语言的支派，是不能代替民族语言的。可是，这些同志看来是不很同意语言同习惯语是有区别的……

显然，这段话是引用得不恰当的，因为恩格斯在这里不是说“阶级性的语言”，而主要是说阶级的思想、观念、风尚、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思想、观念、习惯、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是绝对对立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同民族语言或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难道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存在，就能作为辩护语言的“阶级性”的论据吗？或者作为反对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吗？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同时清楚地知道，在民族内部存在着阶级矛盾。这些同志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论点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410页。——校者注

有人援引拉法格¹⁰的話，說拉法格在“語言和革命”这本小冊子中承認語言的“階級性”，似乎他否認全民的民族語言的必要性。這是不對的。拉法格的确談論過“貴族語言”和社會各個階層的“同行語”。但是這些同志忘記了拉法格不是討論語言和同行語的區別問題，他把習慣語有時叫做“人為語”，有時叫做“同行語”。在這本小冊子中，他肯定地說：“貴族所擅長的人為語……是資產者、手藝人、城市和鄉村都講的那個全民語言中分出來的。”

可見，拉法格是承認全民語言的存在和它的必要性的，他完全懂得“貴族語言”及其他習慣語和同行語是從屬性的，是依附於全民語言的。

因此，引証拉法格的話，是無的放矢。

有人說，有一個時期英國封建主“在幾百年中”說法語¹¹，而那時英國人民卻說英語，這一情況似乎可以作為辯護語言的“階級性”和反對全民語言的必要性的論據。但是，這不是什麼論據，而像是一種笑話。第一、那時說法語的，並不是所有封建主，而是在國王宮廷和貴族官邸中不大的一部分英國封建主上層分子。第二、他們並不是說什麼“階級語言”而是說普通的全民的法語。第三、大家知道，這種好講法語的風尚後來消失得無影無蹤，而讓位給全民的英語。這些同志是否以為：英國封建主同英國人民“在幾百年間”相互交談時，是經過翻譯的呢？是否認為英國封建主完全不說英語，全民的英語在那時是